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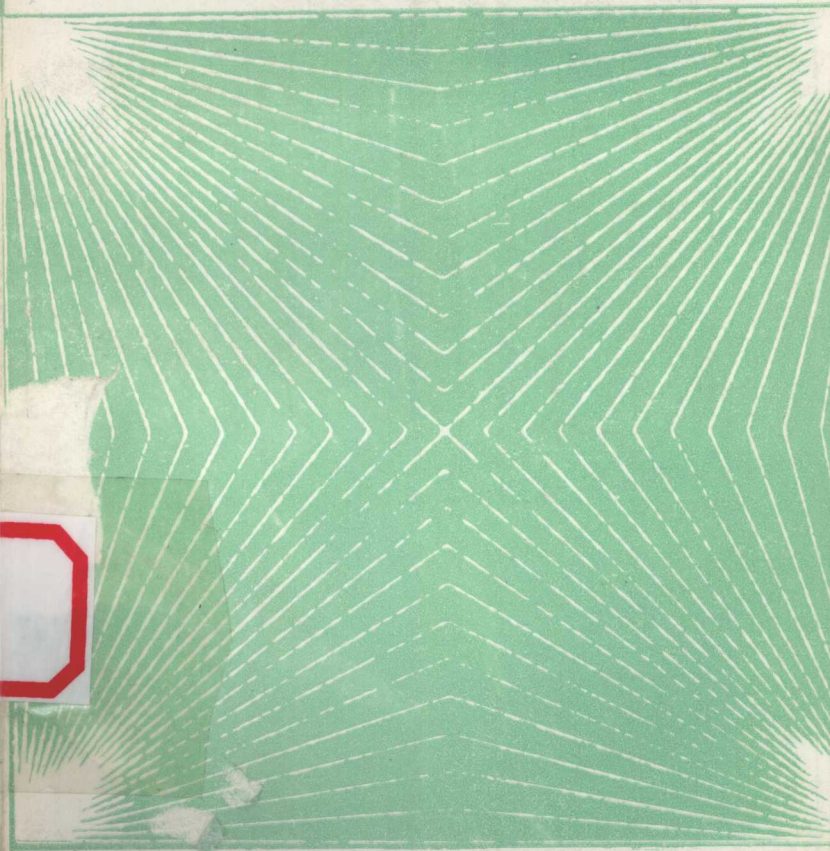
03000

丁-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默庐试笔

冰 心



1266
238

丁一

百花青年小

默庐试笔

冰 心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00030
-T
李为可撰

默庐试笔

冰心著 范伯群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宝坻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65,000

1985年5月第1版

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000

书号: 10151·824

定价: 0.67元

。其對於重了非皆此處，皆新，求其強本
。志同即辦美長委議與排台轉學文升既

日一十平四八式一

編輯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若干辑，十册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由译者、研究工作者代选，并撰有小记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，以帮助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

亦经作家、译者，编选者作了重新修订。

现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姜德明同志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

言 國 群 辭

辭群，要需由皆對平青大氣益益味只識了長
。“車文小平青苏百”套益出辭辭

个各代中个古出出辭辭辭，車文小平青苏百
出限出其出出出，品辭表出出家辭要主限出
。辭

出入出，出辭長“小”以，車文小平青苏百
對學文味煩新願兼，主長文措，出小識出以品辭
。本出出出

升出，升出，升古國中代，車文小平青苏百
一限十，辭于昔辭出陪一每，出陪四學文國中代味
。出出辭出，辭

，出自家辭出，限各辭出，車文小平青苏百
要簡，出小出辭出，出升皆辭工資，皆新由出
出出要出出出出出出，品辭味家辭辭介
，出辭本人出出出出出。品辭出野出出出，辭

88 (十斤重，一斤重) 香菊小香

08 救一六

98 片卧

511 掌海屯耀

811 亲母由路

目 录

小引 范伯群 1

斯人独憔悴 5

还乡 17

一个忧郁的青年 27

笑 32

超人 34

寂寞 44

往事 (一) 62

往事 (二) 67

寄小读者(通讯一、通讯七) 73

六一姊 80

相片 89

默庐试笔 112

我的母亲 118

录

目

1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2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3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4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5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6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7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8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9 寄小读者 小读者

。上不计其数，严不盖盖薛景同，计其各书道集
中书料，文惜，短小书只是干。蔡登再那袋！突
平0小书只是引，学文升那景然调，书在制那品静
学文升那余留品书那引那那，品书那平0401至
苦”，联愈随愈那“只那严苦”好。书去香突得
之那那杀杀那那众那那那。那那下天直那那“严
那中章文“书集”言要中其：点一耕望那那，中
集人那未直一去好，章文些一言小水。书去升
曾咏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创风格和非
凡成就的著名女作家。我曾遐想：假若再过一千
年，当中国现代文学也成为“古典文学”的时
候，冰心的佳作是依然经得起历史浪淘的汰洗，
它们依然存留，依然屹立于中国文学史的“石
林”之中。那那那那那那那，中那那那那那

冰心生于1900年。这位世纪同龄人从1919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“创龄”了。要用五万字左右的篇幅为“著作等身”的作家编一个“选本”，岂非挂一漏万？于是我削制了一把“苛严的尺”，去度量冰心的作品；不一般去选她的创作历程中的代表作，而是要选代表作中的“艺术精品”。初选目录排出后，将每篇的大致字数用计算器相加，我又“汗流浹背”了——正象一个旅人带着他精选过的途中必备衣物，纳入

囊筐准备远行，可是箱盖盖不严，拉练拉不上。唉！发狠再轻装。于是只选小说、散文，将诗中精品排除在外；既然是现代文学，就只选1919年至1949年的作品，将解放后的作品留给当代文学研究者去选。这“苛严的尺”就愈削愈短，“苛严”得简直无可理喻。但在这众多的条条框框之中，我还坚持一点：其中要有“集外”文章中的代表作。冰心有一些文章，过去一直未收入集中，有的几乎已成“佚文”，但是前两年我和曾华鹏在写《冰心评传》时，在散见的报章书刊中一点一滴地搜集到的。现在择其有代表意义的选了《还乡》、《一个忧郁的青年》、《默庐试笔》等几篇。文国中于立沛然对，留音然分印子

在编选过程中，我徘徊在近万字的《相片》面前。呵，它竟要占这本小集的五分之一弱，这使苛刻的“吝啬”人更要审慎地掂量权衡再三。我觉得，过去评论家们对《分》和《冬儿姑娘》比较注目，但真正能表现冰心世界观转变的深度的作品，应首推《相片》。当我有一次将这个想法告诉冰心时，要她微笑说：啊，你也注意到了。冰心大巴金在1942年12月所写的《冰心著作集》后记中说：“抗战后新写的《默庐试笔》因原稿散失，一时无法找到，只好从阙，俟找到后

再行补入。”在这本小集中，我们将它“补”入，而且借这篇回荡着爱国志士心音的散文精品，为小集命名。

范伯群于1984年1月

“休”字排印时，中集小本在左”。人休字再
静文增音小志国爱普薇回赢在昔且而，人
。各命集小休，品

且1平1801于静印第

斯人独憔悴

一个黄昏，一片极目无际绒绒的青草，映着半天的晚霞，恰如一幅图画。忽然一缕黑烟，津浦路的晚车，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。

头等车上，凭窗立着一个少年。年纪约有十七八岁。学生打扮，眉目很英秀，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，似乎有重大的忧虑，压在眉端。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，却不象是看玩景色，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，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，撕得粉碎，扬在窗外，口中微吟道：“安邦治国平天下，自有周公孔圣人。”

站在背后的刘贵，轻轻的说道：“二少爷，窗口风大，不要尽着站在那里！”他回头一看，他便坐了下去，脸上仍显着极其无聊。刘贵递过一张报纸来，他摇一摇头，却仍旧站起来，凭在窗首。

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，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，这二少爷的颜色，也渐渐的沉寂。车到了站，刘贵跟着下了车，走出站外，便有一辆汽车，等着他们。呜呜的响声，又送他们到家了。

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，门楣上的电灯，照耀得明如白昼。两个兵丁，倚着枪站在灯下，看见二少爷来了，赶紧立正。他略一点头，一直走了进去。

客厅里边有打牌说笑的声音，五六个仆役，出来进去的伺候着。二少爷从门外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笑着请了安，他却皱着眉，摇一摇头，不叫他们声响，悄悄的走进里院去。

他姊姊颖贞，正在自己屋里灯下看书。东厢房里，也有妇女们打牌喧笑的声音。他走进颖贞屋里，颖贞听见帘子响，回过头来，一看，连忙站起来，说：“颖石，你回来了，颖铭呢？”颖石说：“铭哥被我们学校的干事部留下了，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。”颖贞皱眉道：“你见过父亲没有？”颖石道：“没有，父亲打着牌，我没敢惊动。”颖贞似乎要说什么，看着她弟弟的脸，却又咽住。这时化卿先生从外面进来，叫道：“颖贞，他们回来了么？”颖贞连忙应道：“石弟回来

了，在屋里呢。”一面把颖石推出去。颖石慌忙走出廊外，迎着父亲，请了一个木强不灵的安。化卿看了颖石一眼，问：“你哥哥呢？”颖石吞吞吐吐的答应道：“铭哥病了，不能回来，在医院里住着呢。”化卿咄的一声道：“胡说！你们在南京做了什么代表了，难道我不晓得！”颖石也不敢做声，跟着父亲进来。化卿一面坐下，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掷给颖石道：“你自己看罢！”颖石两手颤动着，拿起信来。原来是他们校长给他父亲的信，说他们两个都在学生会里，做什么代表和干事，恐怕他们是年幼无知，受人胁诱，请他父亲叫他们回来，免得将来惩戒的时候，玉石俱焚，有碍情面，等等的话。颖石看完了，低着头也不言语。化卿冷笑说：“还有什么可辩的么？”颖石道：“这是校长他自己误会，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就是因为近来青岛的问题，很是紧急，国民却仍然沉睡不醒。我们很觉得悲痛，便出去给他们演讲，并劝人购买国货，盼望他们一齐醒悟过来，鼓起民气，可以做政府的后援。这并不是作奸犯科……”化卿道：“你瞒得过我，却瞒不过校长，他同我是老朋友，并且你们去的时候，我还托他照应，他自然得告诉我的。我只恨你们不学好，离了我的

眼，便将我所嘱咐的话，忘在九霄云外，和那些血气之徒，连在一起，便想犯上作乱，我真不愿意有这样伟人英雄的儿子！”颖石听着，急得脸都红了，眼泪在眼圈里乱转，过了一会子说：“父亲不要误会！我们的同学，也不是血气之徒，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，自然都有一分热肠。并且这爱国运动，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，极其光明正大；中外人士，都很赞美的。至于说我们要做英雄伟人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现在学生们，在外面运动的多着呢，他们的才干，胜过我们百倍，就是有伟人英雄的头衔，也轮不到……”这时颖石脸上火热，眼泪也干了，目光奕奕的一直说下去。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，改了常度，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，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，十分的担心着急，便对他使个眼色……

忽然一声桌子响，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化卿先生脸都气黄了，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好！好！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！这样小小的年纪，便眼里没有父亲了，这还了得！”颖贞惊呆了。颖石退到屋角，手足都吓得冰冷。厢房里的姨娘们，听见化卿声色俱厉，都搁下牌，站在廊外，悄悄的听着。

化卿道：“你们是国民一分子，难道政府里面，都是外国人？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，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！照此说来，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，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！”颖贞看父亲气到这个地步，慢慢的走过来，想解劝一两句。化卿又说道：“要论到青岛的事情，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，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，论理应该归与他们。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，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！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，那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？象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，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？眼看着这交情便要你们闹糟了，日本兵来的时候，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，仍是政府去承当。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？是不是以怨报德？是不是不顾大局？”颖贞低着头，眼泪又滚了下来。

化卿便一叠连声叫刘贵，刘贵慌忙答应着，垂着手站在帘外。化卿骂道：“无用的东西！我叫你去接他们，为何只接回一个来？难道他的话可听，我的话不可听么？”刘贵也不敢答应。化卿又说：“明天早车你再走一遭，你告诉大少爷说要是再不回来，就永远不必回家了。”刘贵应了几声“是”，慢慢的退了出去。

里，四姨娘走了进来，笑着说：“二少爷年纪小，老爷也不必和他生气了，外头还有客坐着呢。”一面又问颖石说：“少爷穿得这样单薄，不觉得冷么？”化卿便上下打量了颖石一番，冷笑说：“率性连白鞋白帽，都穿戴起来，这便是‘无父无君’的证据了！”又要……

这时一个仆人来说：“王老爷要回去了。”化卿方站起走出，姨娘们也慢慢的自去打牌，屋里又只剩姊弟二人。

颖贞叹了口气，叫下人张妈，将地下打扫了，再吩咐厨房开一桌饭来，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。”张妈在外面答应着。颖石摇手说：“不用了。”一面说：“哥哥真个在医院里，这一两天恐怕还不能回来。”颖贞道：“你刚才不是说被干事部留下么？”颖石说：“这不过是一半的缘由，上礼拜六他们那队出去演讲，被军队围住，一定不叫开讲。哥哥上去和他们讲理，说得慷慨激昂。听的人愈聚愈多，都大呼拍手。那排长恼羞成怒，拿着枪头的刺刀，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，当下……哥哥……便昏倒了。那时……”颖石说到这里，已经哭得哽咽难言。颖贞也哭了，便说：“唉，是真的……”颖石哭着应道：“可不是真的么？”